



朝花夕拾

老田春秋

白万伟/文

世代躺卧在故乡大山里的田地,我愿亲切而又深怀崇敬地尊称一声“老田”。老田无言,默默永续地演绎春华秋实,承载着辈辈农人的希望,养育着生生不息的乡亲,寄托着代代离人的乡愁。

老田的品性一如他的名字般淳朴、诚实。在他的世界里没有欺骗,所谓“种瓜得瓜、种豆得豆”,是老田真性情的形象诠释。春种何种子,便会秋收何种子;流淌多少汗水,便会获取多少收成。风调雨顺,老田会加倍慷慨;旱涝逢灾,老田会大打折扣。他这样有一说一、毫不掩饰的真实存在,让人心生敬畏。

故而,农人对老田的付出从不敢怠慢。时令催人忙。春雨下过,春耕开始。选最佳的天气、拣最优的种苗、用最好的农技,一垄垄、一块块耕作数日,犁种下一年的期冀。夏阳高照,辛苦忙夏。施肥、锄草、间苗,日当午、汗入土,茁壮成长的庄稼是最大的慰藉。秋风习习,欢乐秋收。由绿转黄的老田,用沉甸甸、饱满、殷实的丰收回馈农人,累却幸福。冬寒地冻,享受冬藏。温暖的小屋里品尝农味、修葺农具、咀嚼农事,生活恬淡如诗。

一年到头,农人围着老田转,视其为命;只因他养活农人的命。经历过灾荒,吃过树皮糠的老人,对老田愈加珍爱。为了老田,不怕风吹日晒雨淋霜打,不惧虫吃鼠祸遭灾歉收,几代人离不弃、不辞劳苦,在老田上辛勤劳作。农人最懂老田,将老田打理得井井有条;老田也最懂农人,用最美的果实回报农人。这样相依为命,相伴相生,老田与农人视同老友。

如今,故乡只剩老友间的对话。农人说:老田呀,儿孙们怕是嫌咱老迈不中用,都弃田进城,只留咱老哥俩喽!老田说:老友呀,你待弄我几十年,该歇歇了,不如遂了孩子孝心进城享福吧!农人说:舍不得你呀,你养活了我一家;到头来,离你而去,被荒草吃了,岂不是忘恩负义?我要守着你!老田说:那好,你继续耕作,我继续生产,为儿孙种些绿色蔬菜、口粮最好!

于是,老人在老田上农耕,便成真正田园诗画般的景致。一块块老田镶嵌于偌大的山野,一位位老人点缀在金黄的老田。老人佝偻身体,吃力地挥动铁锹,拉动犁铧,摆动镰刀,脚下的田垄如老人的皱纹;一只老狗撵脚撒欢,老人并无怨气地狠狠骂狗几句,全当是解闷;累了,坐在田边吧嗒吧嗒抽锅烟,似睡非睡地闭眼小憩,那种孤寂的闲适让人心酸。

好在,农人会应时令,借老田之由,唤儿孙回来帮忙种菜、收获,大包小包带走青菜、瓜果、杂粮。儿孙对这些土货甘之若饴、视若珍奇;农人因儿孙回家喜上眉梢、如同过节。儿孙的健康,农人的快乐,隔辈的幸福,都得益于老田的馈赠。农人从青春到年迈、从背直到腰驼,与老田有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怜惜与默契。直到有一天,老人彻底归于老田,化土入田,相融共生。

这不是悲剧,这恰是一种生命的流转。老田生萌的庄稼,荣发便预示了衰败。但庄稼轰轰烈烈数月春秋轮回,留得食物能量的美好在舌尖、在人间;枯烂的秸秆化作春泥,肥沃老田,滋养下一个春季。这短暂的生命便可谓灿烂绽放,颇有意义。于老田而言,农人的生命不过数十春秋,却一如老田的儿女,绵延不息。每次静对老田,都会萌生一种对生命无语可表的思考与感悟。

清明,回村。古稀的父母带我和妻女到老田种花生,并祭拜睡在老田的祖辈。看到,老田上长草低矮的坟头,耕作垂老的父母,回归田园的我们,恣意玩耍的女儿,心生感慨,不可名状。

老田,老矣?只因它陪伴滋养了数代人;老田,不老!因为有庄稼,即便只是杂草,又将接续走过一轮又一轮春秋。

感悟人生

火锅季

马继远/文

冬天可真是吃火锅的好时候!空气凉飕飕,太阳不给力,人体内总觉得需要添点热气。几个人围着一盆红浪翻滚的火锅,勺箸齐发,荤素并下,涮涮捞捞,夹菜蘸料,一两筷入口,口舌最先大感快活,麻辣生香,激得被日常琐碎麻醉了的万千味蕾都神清气爽状态饱满。不消一会儿,身体也跟着暖和,从滚烫热浪里捞出的菜呀肉呀,携的可都是“火”呀。口口下去,火力迸发,食客热乎乎得满脸放光泽,两颊生红晕,脸色好看至极。

吃什么种类的火锅,根本不重要。四川火锅,重庆火锅,老北京涮羊肉,潮汕牛肉火锅,广式打边炉,或者澳门豆捞,藏式素火锅……但凡是叫火锅的,未必都麻辣、都香酥,但热气腾腾的气势却一定会有。炭烧,电磁,燃气,把锅里的汤底烧得沸腾灼突,底汤水气升腾,香味四散弥漫,火锅味儿便彻底熟透。吃火锅,要的就是这个火锅味!店内火锅口口罗列,食客挨挨挤挤,人声正如鼎沸,火锅味儿冒出来,沾人衣衫,在店内冲撞,没人能拦,它招摇着冲到店,在街上飘荡,又勾起了过往路人心底对火锅的馋念。

底汤翻滚,好如水煮的一方江湖,长愁短恨,远情近仇,悉数漾荡其间。那些准备下锅的菜品,不拘过往曾行游江河湖海还是栖居幽谷深林,曾沐浴春晖秋风还是遭逢冬雪夏雷,曾怕红快绿还是婀娜纤瘦,原本可能素昧平生,永无相逢机缘。而今,它们穿越时空,跨越地域,或先后,或并时,汇聚在一锅窄狭的江湖,几番烈火焚身,热锅煮烹,经历江湖诸般淬炼,一概脱去昔日荣光,由竹筷长勺打捞,才得以金盆洗手,退出江湖,最终相忘于食客的杯盘箸筷间。

说到江湖,少不得要喝点酒。吃火锅、喝啤酒,天然绝配,不过这搭配似乎更适合夏季里在热浪袭人的露天大排档,在冷气充足的空调房。冬日里,反倒更流行喝点小白酒。不必多喝,酒的贵贱也无妨,二锅头,老白干,小酌几口,意思就有了。火锅,最好是麻辣火锅,本就吃得热络,加上几杯白酒助兴,那火锅吃得就非常到位了。或打或捞或涮,手别停,嘴要吃,更要说要聊要侃。

一个人吃火锅,吃的是孤独是寂寞。众人一块打火锅,围炉夜话,吃的则是热闹是气氛,这世上,大概没有比吃着火锅谈天说地侃人生更惬意的事了。锅里的江湖还是意象,食客们谈笑中的江湖才是真江湖,可又有什么呢,与入锅的各色各路菜肴一样,终会万事同销。还有,从南走到北,从东走到西,一块吃火锅的人,走走留留,其实都是过客,不必考究与谁同吃,与谁共鸣。反正,每次吃到杯盘狼藉,聊到夜色阑珊,起身说再见时,火锅还在,江湖还在。

吃火锅,魅力无穷,滋味无限。所以有人说,人生唯有火锅不可辜负。有人更绝,说人活着,判断有没有彻底老、生命还有没有意义的标准,就看能否与朋友一块打火锅。这话,确也是绝了。

兴来独语

春动

张金刚/文

立春。一声轻唤,催醒了万物沉睡一冬的萌动激情。天地之间,顿时被直上的阳气蒸腾,迎春的骚动,就这样难以抑制地陆续生发,演绎出一个动态的初春。

和暖的红日,驱散漫天尘埃,魔术般撩开灰黄的天幕,闪亮呈现出积淀已久的蔚蓝,通透高远;随风而动的团云,柔白极具质感,在瓦蓝的底色上晕染出万千气象,华美了春的舞台。苍莽群山,冬雪尚在谷壑间积留,如一只黄白相间的斑点巨狮,静卧间睡眼矍眈;片片积雪已然渐渐消融,凉爽的雪水丝丝浸透枯草,搔挠土层,睡意朦胧间,一个寒颤,便恣意抖出一个绒绒的绿色春天。

静夜里,又闻冰层崩裂的微响。叭叭几声,却见白色的河道,曲曲折折地织出道道裂纹,从河央延至岸边。随手捡起松动的卵石,砸将过去,但听嘎巴巴,冰层陷落,凌凌的春水跃动蹦跳,奏响欢歌玲珑。嗅过粘在指尖的春泥,放眼望,却见河畔枯柳已然笼上蒙蒙的绿意,那绿意从萌动的筋骨间透出,预言生命的力量不久将顶破芽苞,甩出婆娑的鹅黄小辫,转眼便可生机盎然。

风儿,渐渐褪去乍暖还寒的冷峻,柔柔地裹着暖意,轻吻了冰封的大地,滋润出一片酥软,弥漫出丝丝芳香;轻吻了人们的脸庞,绽放出满脸红光,洋溢出由衷笑意。春风,吹走了满眼枯黄,次第吹来了花红柳绿;吹走了厚重冬装,顷刻吹来了五彩霓裳。调皮的春雨,怎耐这春的躁动,一声春雷,纷纷而至,或温情脉脉、润物无声,或乖张狡黠、雨打叶尖,或爱意融融,润出万物生灵。

久别的归燕,再次捎来春的消息,携儿带女回至农家屋檐。挥动灵巧的双翅,轻快地掠过一道剪影,停驻在河岸。啄起点点春泥,和着根根枯草,勤快地将冬风摧残的旧巢修葺一新,温暖地开启崭新一轮的北方生活。田野里,啾啾的耕牛,已经下地,用健硕的脊背拉起欢快的犁铧,犁出沟沟田垄,播种下一年的希望;花丛中,鲜花吐蕊,蜜蜂嗡嗡,彩蝶翩跹,香气馥郁,灵动了整个春天。

蛰居在温室里的人们,再也无法按捺春来唤醒的激情。跳动的细胞,催早了晨起的时钟,催紧了赶路脚步,催热了宁静一冬的街头巷尾。伴着春来的步点,晨练的男女老幼三三两两来到户外,重拾搁置已久的健身计划。或起早登山,伴着初升的朝阳,在清新的空气中,感受春天的自然嬗变,今晨春芽冒尖,明晨繁花点点,转眼已是春光灿烂。或扭扭秧歌,练练太极,扎几板乒乓,打几拍网球,优美的韵律中,跃动的健步上,舒展着筋骨,激荡着活力。或漫步田野,提笼遛鸟,让清风穿过衣袖,鸟鸣聒噪耳畔,清爽了周身,愉悦了心情。春天,似乎就起始于这日渐熙攘的春晨之时。

春的脚步已经急促,密集。一年的生活又在这个崭新的春天,渐渐铺展开来。返乡的民工,再次裹着乡情,背起行囊,踏上了进城的列车;或重返旧岗,或重觅新职,一年的奋斗和期冀,就在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不再回头。留守的农民,再次擦亮蒙尘的农具,捧出各播的种子,融入渐忙的农事之中,用春天的不懈和辛勤,孕育出秋来的丰收喜悦。上班的人们,又一次回归到了八小时的时间节奏,紧张地实施着一年的工作计划,用无休止的忙碌经营着业绩、经营着生活。

顷刻间,春动已经感染了我,从头到脚,从身至心。悄然间,沉浸在冬日慵懒的我加快了脚步,有了为生活、为工作、为社会认真做点什么的种种冲动……